

上饒集中營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著等青一、江長 (本補增)



營中集饒上

(本補增)

著等青一·江長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月六年八四九

上饒集中營（增補本）

著者 長江·一青 等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民國卅七年六月出版

上饒集中營出版序

饒漱石

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鞏固其少數人自私自利的專制政權，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民主進步要求，自一九二七年叛變革命以後，即用世界上最野蠻最反動最黑暗的統治方法來鎮壓中國人民，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主張民主之人士。國民黨反動派曾經實行過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數百萬革命青年與工農羣衆，數十萬共產黨員與革命戰士，其中有許多是我黨與中國人民優秀的領袖，在國民黨法西斯的屠刀下蒙難殉國。九一八以後，全國人民在我黨對日抗戰號召之下，愛國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當局感於殺不勝殺，乃於內戰屠殺之外又採用大監獄與反省院等集中營性質的辦法，拘囚千千萬萬愛國志士，實行其大規模的慢性屠殺，因而身心受摧殘之愛國志士不知凡幾。抗戰爆發，國民黨當局爲全國民主勢力所逼迫，曾釋放一部份政治犯。然而武漢失守之後，國民黨當局的反動真面目又一次公開暴露，對日採取極應戰積極勾搭的方針，對內則雷厲風行其血腥殘暴的法西

斯獨裁專政。壓迫言論，封閉文化機關，組織反共戰爭與虐殺羣衆，自食其對共產黨與全國人民關於團結抗戰之諾言。對我在敵後艱苦卓絕抗戰功高之共產黨八路軍不但不予接濟，而且曾於一九三九與一九四〇年間發動以華北爲中心之反共內戰，一九四一年又發動以華中爲中心之皖南事變，一九四三年更陰謀以消滅我黨中心所在地，八路軍新四軍總後方之陝甘甯邊區爲中心進行第三次大規模反共內戰（後因我黨與全世界全國人民之反對而失敗）。對我敵後解放區則極盡其卑鄙無恥甚至超過敵偽之各種破壞方法。其在大後方則於壓迫人民各種政策之外，復廣設全世界所憎恨的『集中營』，把德意法西斯政治中最凶狠殘忍的『集中營』制度，來對待大後方愛國人民。從蘭州、西安、成都、重慶，到貴陽、昆明、桂林、衡陽，以至曲江、贛州、上饒、福建，都有大小不等的集中營，而以蘭州、西安、重慶、贛州、上饒等處集中營爲最大，數十萬有爲之人才，亦即抗戰建國有用之幹部，終日呻吟於暗無天日之集中營中，過着酷刑、苦役、飢餓、疾病、槍殺及精神毒害的生活。上饒集中營爲華中最大集中營，被囚數千人，其中最大部份爲皖南事變被蔣介石無恥軍事陰謀所俘去之

我新四軍幹部與戰士，其餘則爲東南各省的愛國志士，國民黨當局集中大批特務爪牙與中外法西斯集中營經驗，企圖脅迫我新四軍幹部，戰士與其他愛國人士放棄其抗戰主張，轉變爲法西斯之走卒。但國民黨特務走狗們這種無恥與犯罪行爲終被受過毛澤東偉大光輝照耀過的志士們所一致反對，而全部落空。國民黨當局於驚惶失措之餘，乃轉而施行高壓，在長期無限制的苦役中並施金（針刺腹部）、木（打屁股）、水（灌辣椒水）、火（如烤小豬）、土（活埋）、風（冬夜赤身掛在樹上）、餓（不給吃饱）、病（不給藥不准醫）、疲（使終日無休息）等刑，以使志士們『痛苦的』死去。同時在精神上則終日以無恥的法西斯反民主反人民的理論強迫其接受，然而志士們在我共產黨員堅強領導與鋼鐵般的團結之下，用茅家嶺暴動和赤石大暴動以及零星的逃跑，勝利地回答了特務當局的新的步驟。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與愛國志士已經經過千辛萬苦回到了新四軍，繼續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戰鬥，有許多未及逃跑的志士們則曾被大批槍斃，還有一部份繼續在集中營中，過着悲慘的日子。國民黨當局爲了掩飾其法西斯政治的面目，曾於去年盟國記者訪問延安時將西安集中營分散，現在我

們就向全世界全國人民提出國民黨集中營的充分證據來。我們在這本書裏有了相當充實的關於上饒集中營的材料（還有高級幹部與戰士部份除外），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讀之而怒髮衝冠的。書中所有文章（除第一篇外）都是集中營中逃出來的同志們寫的，每篇文章都充滿了血與恨。國民黨的法西斯政治，不僅用來對付我們共產黨，而且也對付所有的愛國志士們。我們共產黨人願始終與全國贊成團結抗戰爲中國獨立、民主、自由事業而鬥爭的人士在任何地方並肩奮鬥，以達驅逐日寇和解放全中國之目的。我這裏謹向各地被國民黨集中營槍斃、虐殺、病死、困死及受酷刑而死的同志們志士們致哀！向尚在集中營的新四軍指戰員政工人員與其他一切愛國志士致慰問！向由上饒集中營中英勇鬥爭勝利歸來的同志們與戰士們致敬！我這裏特對虐殺自己同胞謀害民族精英殘酷野蠻與毫無人性的國民黨反動派提出嚴重抗議！這本書可說是身受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摧殘的同志們對國民黨法西斯特務血腥統治的控訴。我堅決相信，像這樣倒行逆施與人民爲敵的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如果還不及早改正錯誤，以贖其重重的罪惡，則不久必將葬身於其自己重重罪惡中，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目 錄

上饒附近圖	長江（一）
上饒集中營出版序	一青（七）
上饒的集中營	暮鷹（八五）
煉獄雜憶	黃迪菲（九八）
上饒集中營罪行	陳念棣（一〇八）
如此『三民主義』教育	陳念棣（一二四）
集中營生活散記	季音（一三五）
卑劣的統治羣	季音（一四二）
地獄茅家嶺	賴少其（一四七）
茅家嶺、集中營	曹越（一五三）
站鐵籠的第一天	曹越（一五三）
記茅家嶺二個月的生活	曹越（一五三）

茅家嶺暴動	李勝（一六二）
逃出茅家嶺	李勝（一六九）
茅家嶺地獄	宿士平（一七八）
赤石暴動	暮鷹（二一九）
赤石暴動以後	孫秉泰 黃迪菲（二三七）
抗日囚徒的旅行	季晉 干弋（二四二）
集中營在福建	孫秉泰（二五二）
流浪散記	葉欽和（二六八）
袁施奇同志	葉欽和（二九〇）
懷念孫錫祿同志	馮村（二九六）

附 錄

『西北特種拘留所』	趙國光（三〇六）
西安『勞動營』內幕	商新（三〇八）
勞動營的『勞動』與『訓練』	丁籟（三一二）

蘭州新關一八六號祕密監獄.....李志賢（三一六）
徐州『青年招待所』.....華中新華日報（三二三）

上饒的集中營

長江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東南各省的千萬青年和革命民眾最憎惡的地方是上饒，這裏是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方，同時也是萬惡的東南各省特務大本營，指揮東南各省特務的最高反動機關是三戰區的情報專員室，情報專員是戴笠的重要殺人兇手張超。

上饒集中營對外的名稱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前，分爲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集訓總隊（內分軍士大隊——在鉛山和軍官大隊——在周田，大隊長張超）和特別訓練班（主任張超）兩個單位，四月以後，改編爲『中央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和國民黨在西安的另一集中營『中央青年訓導團西北分團』遙遙相對，西北分團屬於蔣介石最親信的幹部胡宗南管理。

上饒集中營主要的分爲下列幾個部份：第一是七峯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茅宗嶺，第四是李村。還有一部份在石塘，其性質與周田村大致相同，這些地方都在上饒城的附近。

七峯岩可以說是政治軟化所，周田村是苦工營，茅家嶺是活地獄，李村是高等軟化所。被捕入集中營的大致先經過七峯岩，然後周田村，最後便是茅家嶺；上了茅家嶺，縱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餘生，奄奄一息了。

這個集中營，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浙贛路戰事以前，裏面關着許多有名人物，除葉挺軍長外，還有馮××、林植夫、黃誠、李子芳等，新聞記者有四個；兩個是國新社的計借英和谷斯欽，一個是創辦豫東大眾報的徐師梁，一個是浙江民族日報的編輯王聞識，華僑青年有遲遲的陳子谷、安南的黃迪菲。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有幾百幹部被囚禁在這裏。還有一部份是浙贛路一帶教育文化機關中被國特認為思想上有問題的人物，如玉山路某中學的教員，上饒民衆教育館的藝術主任等。還有不少是由國民黨部隊機關中捉來的思想犯，這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軍隊裏服務團的團員，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政工人員，這一點和四川綦江縣的集中營不同，那裏是專門囚禁重慶國民黨高級黨政軍機關中被認為思想犯的。

上饒集中營的主要部份在周田村，其中分為『軍官隊』與『特別訓練班』，軍官隊共分為五個隊，其中一隊為女生隊，『特訓班』為文化程度比較高的份子，由張超的親信幹部王壽山負責，此人陰險狠毒，新四軍在皖南時代，他就在新四軍的周圍，不斷進行奸細破壞工作，他們想把特訓班的人訓練成為革命的叛徒，作為特工的後備軍。

在七峯岩中，囚犯是一律帶腳鐐，不許互相談話，不許看書報，他們經常以所謂『情報員』的特工幹部來進行個別談話，實行欺騙，德蘇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抗戰勝利已沒有問題了，他們可以全力對內，鎮壓他們所謂『反動勢力』。

他們自己捏造的小冊子，如『新四軍江南戰績』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等，強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強迫大家都要相信，有一個『情報員』爲了誇耀他們『特工』的偉大，又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的來路說了出來，原來是憲兵第八團一個班長派到延安去作奸細，回重慶寫成的；『新四軍江南戰績』，完全是張超這般傢伙的僞造。

管理七峯岩的有三個系統：擔任衛兵的是三戰區特務團，監督『囚犯』行動的是憲兵，作思想欺騙的是特工——情報員。爲了爭統治權，三方面時常鬥爭，曾經爲了想強姦女犯，特務團和憲兵團幾乎打起來，而他們對於『特工』，一致罵他們是『吃冤枉』的東西。

經過七峯岩的軟化階段，如果還不能達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轉到周田村的苦役階段。

到了周田村集中營，不管是『軍官隊』，或者是『特別訓練班』，腳鐐一律不要了。這幾百人都關在有鐵絲網的大圍牆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抬木料、打土

牆、修房子、開馬路、平操場、挑水、煮飯，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總讓你一天到晚不能絲毫休息，飯也不讓你吃飽，飯裏有蛆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給你醫藥，使你疲憊不堪，日漸病弱。馮××肚子上生一個大瘡，愈爛愈深，每日流膿不止，他們也不許他醫治，一定要『自首』了才可以請醫生，所以他的病鬧得非常危險。

對於『軍官隊』的統治辦法，比較更橫蠻些，經常實行毒打。而對特訓班，則苦工之外，仍然繼續政治軟化，不斷派些所謂『教官』——特工——分別進行談話，同時暗中佈置內線，偵察『囚犯』之思想行動，往往最後還由張超親自談話一次；仍不能達到自首之目的時，他們最後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獄』茅家嶺。

被他們判定為『頑固不化』的份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幾個彪形大漢將手無寸鐵的青年瘋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後，然後用糞箕或者由幾個人挾到茅家嶺。

到了茅家嶺，又上腳鐐，二三十人關在一間屋子裏，完全成了待決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們也不把這些人槍決，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鐵籠』，鐵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過毒打的人，站不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過三天的；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連天，有些人被『坐老虎凳』；有的在冬天剝光衣服去吹風，夏天跪在太陽裏硬晒；

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於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有些特務團士兵也看不過，他們說：『你們如果有罪，就應該槍決，如果無罪，又何必弄得半生半死呢？』

李村是因葉軍長的地方，葉軍長最初表面比較受優待些，沒有上腳鐐，顧祝同要他寫一個文件，說明新四軍行動完全由項英負責，他堅決反對，他說：『新四軍一切責任我完全負擔，與他人無關，應將其他被捕人員釋放』。他在李村牆上寫了許多詩，都被特務塗去，還看得出的兩句有『坐牢三個月，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寫的，後來特務要把他遷到另外地方，他不肯去，雙方爭執，被憲兵綑起來弄走了。

國特所希望的『自首』，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而答覆他們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逃跑與暴動，周田村集中營經常發生逃跑事件，而茅家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來了一次大暴動，全部『犯人』奪了守衛的武裝，衝出了地獄。

爲了防止逃跑與暴動，『三戰區情報專員室』以上饒爲中心，三十里以內劃爲內層警戒線：密佈軍警，並強迫保甲長一律負責捕拿逃犯；三十里以外之皖南太平、浙江金華、福建崇安則爲外層警戒線，這裏派人於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份逃出來的革命青年被他們捉回去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脫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敵軍攻佔上饒，這個集中營曾搬至福建，在赤石有一個隊暴動

出來。其餘則到徐市成立新集中營，但是全國這樣的集中營還有十幾個，成千成萬的革命青年還在水深火熱中期待着解放呢！

煉獄雜憶

一 青

前言

許多同志集體創作的『上饒集中營』已經出版。他們寫的，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的故事比較多些。我少寫了這一方面，多寫了些可笑可嘆可憤可憎的東西。如果海內作家用這兩方面材料寫一個長篇，倒可成爲一部反法西斯文學的巨大著。

集中營裏可以寫作的材料實在太多，我不會運用組織，真有從何說起之感。而且事隔有年，一時也記不起許多，所以我只能把追憶得出的，零零碎碎湊起來，寫成這篇『雜憶』。所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親聞的實事，有許多難友同志可以按證。其中年月日、數目字、事件順序，或有記錯，但亦不過『或有』而已。人物的名姓，有的我確實忘記了，大多數是有意不寫出的。我的許多朋友，他們對我崇高熱烈的友情，我是銘感終身的，他們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